

始



339

78

横井古城翁校閱

丹羽文虎先生文集

東京 秀英舎印刷

339-638

第 一 卷



横井古城翁校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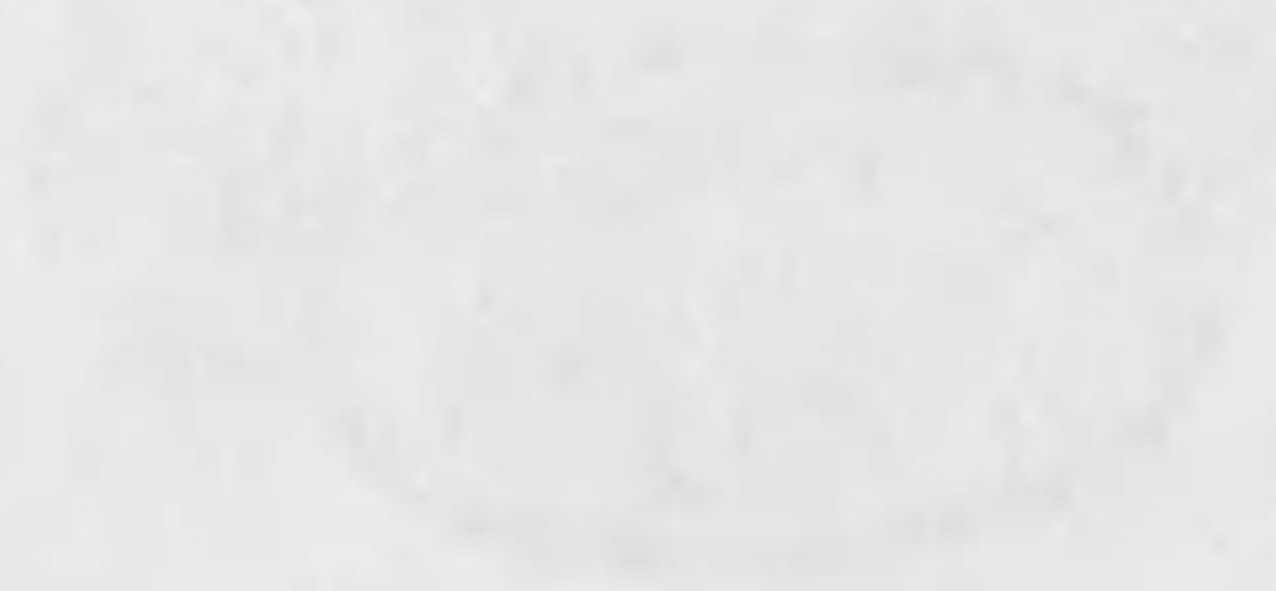
丹羽文虎先生文集

東京 秀英舍印刷





文 虎 先 生



文虎

先 生 筆 蹟

丹文虎集之序

文虎門人紀崖弘毅者以校文虎詩文二卷上梓于浪華。文虎因遙爲請題言焉。此舉也。文虎豈私門人而成之者乎。又所以不言姑舍之者。門人之志亦不可廢也。蓋文虎不棄余薄待。來留教授于藩中有年矣。余每歸藩。延以受其言。未嘗不進席忘食也。後余在于劇職。不得之藩。終致契濶。亦有年矣。及之京師。復延以相與諷詠。如在藩之時者。恍如瞬息。而在于今職。則如在于劇職時者。亦有年矣。文虎乃以契濶故。請東者數回。余以爲益鞅掌之。我不若益余藩中之人。且往復千里。亦如面語。則足慰各情。而亦無妨余之鞅掌。以故未

許焉。以是思之。遙請題言。亦如面語。是所以雖契濶遼遠。余有言於此集也。抑文虎於詩與文。以其博洽。出入于體格之外。故正則愈正。奇則愈奇。其意之所在。以爲拘泥其體裁者。則何異聞有求壻之人。而咸自矜持者。而獨坦腹于東床之人。果尤物矣。然則雖未見二卷所輯如何乎。亦足盡其嚴整磊落。隨筆而成。堆案溢篋者矣。他日門人請嗣出文虎其必許之焉。如多多益辨者。二編三編出而後。人皆知之也。

嘯堂先生文集序

古往近來。爲儒而其名譽高於四方者。應以千計也。而其所得之學。蓋偏也。或有審經學者。或有巧文章者。或有善詩者。而往々著述諸矣。故人々亦尊彼賤斯。儒家益爲多端。而與百家爭衡。求名譽者。不可得而計也矣。如吾先嘯堂先生者。實可謂碩儒也。其於文學也。不偏不黨。會諸家而各撰其所善者。而從諸。其有不善者。則徵古書。因古文辭。而改諸。故自經學。以至文章之事。無非正解也。且善醫術矣。予自幼侍膝下。而受業也。于茲有年焉。先生固有溫良之德也。循々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

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聖則吾不識。實可謂賢者也哉矣。而猶不意求名於他邦焉。故自序跋壽悼及歎昔等之文。以至名山大澤巨海浩河。凡在乾坤之間者。應人之求而作文也。蓋若干也。而先生且無意於著述。斯不求名。且爲好謙故也。往年先生既沒。文猶不在茲乎。雖在。韞匱而藏諸。終成蠹魚之食而已。弟子而不厭之。不敬之罪甚重。雖然。予固家貧而身賤也。以是若干之文章。以一人之力。不得命彫工而梓諸四方也。嗚呼悲哉乎。昔卞和氏抱連城之玉。以泣楚山之下。終以成天下之至寶。宜哉乎先生之美玉。予亦抱以泣而已。雖泣。人以無識之也。故予又以爲辟。雖不得盡著諸。少著諸。

猶賢於止歟。於斯其集之內。摘予意最所爲純粹者六七章。以梓諸。聊顯先生之光輝於四方而已。因述斯意。謹以序于時。文化四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既望。

門人 高瀨德鄰子有撰

緒言

一本書は嘯堂先生文集門人高瀬 鴻臚日記同撫華附送南成元 八家詩集
哀伯賦及福井縣丹生郡人物誌所載先生の詩歌文章等を蒐集し尙ほ
附録に先生の傳記を收む哀伯賦は元と徳鄰の文集中無き所なれど
も便宜之を加へ嘯堂先生傳を除きて附録に移す又上越國世子伊豫
公詩以下は人物誌の載する所なり今悉く輯めて丹羽文虎先生文集
と題す。

一人物誌以外の書は概ね西尾町菅孝三郎君の所藏本に従ひ人物誌は
越前丹生郡教育會の編纂に係り先生の傳記は淺野文驥先生族及菅是
芳君三郎の先の撰とす甲の菅氏は藩政時代我西尾の世臣乙の丹生郡は
西尾の領地六萬石の内丙の淺野等は先生の一族門人にして竝に皆

曾て先生薰陶の普及せる所なり。

一 乗佑公瑞源院殿の時先生西尾に招聘せられ尋て乗完公源徳院殿に仕へ最も其殊遇を受く編中藩主大執政主公我公等と書するは皆乗完公なりとす。

一 出版に方り題字を舊藩主子爵松平乗承閣下に請ふ閣下此舉を嘉賞し高祖乗完公遺稿鶴洲文集中より丹文虎集之序の一篇を寫し題字に勝るべきを告げて贈られ且出版の事に關し恩遇を與へらる乃ち之を卷首に掲げ以て題字に代ふ洵に先生及裔孫の光榮なるのみならず編者も亦深く面目とす謹んで謝意を表す。

大正四年六月

西尾尋常高等小學校長 大河内林次郎識

目次

壽家兄碓石先生序	一
芙蓉圖記	二
芙蓉圖引	四
家狸説	五
歎昔賦	七
哀伯賦	八
文敏先生文集序	二二
題端文仲書畫卷	二三
藩主二小書跋	二四
上唐橋菅公啓	同

山室士錦妻墓記	二
上藩主牋	一四
上藩主	一五
奉報藩主	同
中元夜吟引	一六
上大執政主公	同
尹臺好問錄序	一七
上大執政主公府下	同
南山紀行序	一八
書先兄文後	一九
上大執政主公府下牋	二〇
蟲子傳	同
	二

鴻臚日記	三
鴻臚撫華	三三
<small>乾坤</small>	三六
送南成元金四公序	三七
	〇
八家詩集	三九
	〇
上越國世子伊豫公詩	四二
自遣	四三
天明丙子朔旦冬至夜集	同
除夜草堂集	四四
夜思	同
	三

四

秋夜懷女孝娘……………四

毛巾歌……………同

聞家姪文驥建高祖碑於金津……………望

江邨北海七十賀詩……………同

奉和之詩 五首……………同

冬夜陪筵之詩 二首……………四

送人之詩 二首……………同

逢俠者……………同

和歌 七首……………四

附錄 二篇……………四

丹羽文虎先生文集

壽家兄碣石先生序 西尾文學 丹羽文虎 撰



是歲吾家先生年六十耶。德邵而才宏，學博而識卓。修文著書，足以不朽。且以壽顯能，遂允于下。見擢於大藩，譽高一方。蓋家先生克幹父之蠱，振起家聲。顯於父祖，不亦大孝乎。而克慈克教，胤子駸々進學。有乃父之風，凡其德效，如是其大，豈可不為壽哉。有弟如文虎，則菲薄寒劣，日夜忝家先生是懼，非可一言為壽者。初文虎侍先君子鄰下，自幼受句讀，稍讀書肆業，唔呷不絕口。然後得能讀，行間有副墨者。年甫十六七，適家先生新自洛學成而歸。於是先君子大喜，使吾二人相切磋，而承家學。同筆硯二三年，食則連案，寐則共被。起云則起，坐云則坐。在隅慎唯諾，堦筵相樂爾。當時命文虎先讀華本漢史，其一句一

言無有丁尾魚乙。則茫羊向若。如瞽之失相。小子何知。不解者半。是以與目謀。逐字釋句。廻環逆讀。返覆數遍。日纔讀其六七葉。質問之。家先生乃教而不倦。指授亡所不底。及讀至三四冊。其勢如破竹。以此其力。涉獵書傳。曉析文義。遂成學問淵源。方今出而仕它邦。竊升斗之祿。承乏文學。咸家先生之賜。而其友愛。亦如其大。况先君子歿若干年。特憐我愛我。視予猶子。吁一人之兄。而父師之誼。豈不兼有三天乎。則文虎雖不肖。不可以無一言爲壽者。故獨稱述其友于之渥。以爲家先生之壽耳。今家先生六十。而其德效莫不戩穀。是不亦壽之徵乎。所謂有是父有是子。乃天旣爲此厚於家先生。則當眉壽黃耆。介以繁祉。卽期之七十八十若百歲之日云。豈可不爲壽哉。可不爲壽哉。天明四年甲辰春正月

芙蓉圖記

芙蓉之在於我大東也。天下無兩焉。中華五嶽。雖高哉。天子登封而禪。何有乎

其高哉。二帝三王巡狩以會諸侯之所。而其名殊著乎爾。韓人欲或以其金剛山敵焉。是亦輿地所志。旣非其類。其夸詡可知焉已。且夫天下大矣。廣矣。名山大嶽。崑崙巖嶼。高且高者。蓋有之矣。而其神秀奇絕。表東海者。天下豈有兩哉。余以明和八年冬十月。赴東都。其明年仲春。經三河西尾。以反浪華。道途所繇。飽觀維嶽。而腹枵然。舌橋然。口喑然。不能言。乃擲筆嘆望而已。蓋其積雪之色。非粉非銀。不可彩色摸之。况三峰削成之奇絕。不峻不嶮。不可畫圖狀之。雖則司馬相如楊雄起九原。豈容易賦之得乎。乃亦天下無兩焉必矣。室町之世。僧雪舟爲明帝圖其狀。而詹仲和爲贊。何見其彷彿者耶。余初欲倩畫手。以當宗懋之游。乃非丹青之所能辨。故藏之中心。嘿嘿不敢語人矣。余嘗聞之。清人湖州府宋紫巖者。航海遭颶。漂到安房之海涯。其在蓬窓。遙眺維嶽。大叫奇絕。一出其技。寫其狀。又作五言一絕。曰富士高穹窿。山腰雲路通。炎夏飛冰雪。四時不二風。乃題畫首。居無何。官乃轉送之長崎。使以還本國。卽宋紫巖因寓崎

港又數閱月。嘗爲人再寫題。而余未之見矣。冥搜亦久矣。今茲天明改元之夏。淡路田旺字仲維者。始來見。話偶及此事。乃以摹本相示。蓋田生學畫長崎。因摹而藏焉。云余大喜。得其再寫圖。成寄余。斯圖也。峯如白幢蓋。而山腹白雲。羃屨下接滄海。森漫吞天。此其遙望之勝槩。非耶。夫既奇絕難描乎。則是且足矣。余臥遊於是乎。遂嗚呼芙蓉之嶽。天下固無兩焉哉。因作圖記。

四

芙蓉圖引

芙蓉之嶽。何崔嵬。削成三峯。天外開。山腰帶雲雪。爲膚。千仞萬仞。望奇哉。畫工如山不可寫。豈同孫綽賦天台。清人商舶不克颺。飄然直向房海來。舟中有人宋紫巖。盤礴之技本不凡。仰觀穹窿驚奇絕。心聲爲詩意何竭。一拂綺素芙蓉出。五里霧開奇可悅。詩中有畫畫中詩。有聲無聲聞高潔。嘯堂先生冥搜久。有客有客爲我說。摹之又摹逼其真。彼此一時槐夏節。巋然一朵玉芙蓉。太古雪色絕炎熱。清冷之氣沁心脾。恰似大嚼太古雪。

家狸說

家狸者。貓也。眇乎小獸哉。天地之大也。山海之廣也。鳥獸介蟲何限。介蟲不畜於家。而其畜於家者。取諸鳥獸之中耳。雞豚狗彘馬牛羊。此數者人畜。而聖人探焉。貓又宜然。雞司晨。狗守夜。貓捕鼠。各其材已。猶之儼然家吏乎。則所以其雞曰家雞。狗曰家狗。貓曰家狸也。雖然。最被寵榮者。莫狸若焉。如彼至賤。則苦藁爲居。藜藿不粒。而獨加愛於狸矣。是勿論已。若夫畜於王侯大人之家也。則朝夕玉饌。起臥錦繡。而七寶樓閣以爲居處。八珍芻豢以極口腹。非僥倖也夫。既居焉。與王侯接席。其寢也。與大人同茵褥。雖則嚴子陵之倨傲。亦何及焉。昔卅三公主愛之尤甚。造次顛沛。不相離焉。源語所記。而和歌者流。嘖々爲口實。是也。緊眇乎小獸。寵榮極矣。雞豚狗彘馬牛羊。悉瞠乎其後矣。有一國侯愛之者。問嘗得狸之良而悅焉。吾聞其狀也。黑駁柔毛。尾長腰短。目如金銀。及上齧多稜。李東壁所謂良者也。即其良者。亦唯捕鼠是耳。斯獸也。眇乎小矣。其可稱

五

六
之曰狸者。唯遍身爲爾。而其面類虎。少殊者。特其鼻目耶。目睛屢變也。且暮圓而午則豎。斂如綫。而鼻之冷也。唯夏至。有一日之暖。已其性也。愉快而洗面。喜而喘。其臨死也。避人而藏屍。何足以論之哉。毛詩有之。有狸有虎。亦何取乎。虎哉。孔子有不撤蓋之嘆。亦唯是耳。蓋侯之愛之焉也。未嘗無微意云。丹羽子曰。嗟々否歟。然哉。烏哺以爲孝之教也。尙矣。貓之乳他子。亦其天性。豈不足以爲繼母之教乎。烏哺貓乳。奚擇焉。韓愈之作狸相乳說。不其然乎。侯之意止于是而已乎。抑且有說。夫家有鼠。而國有賊。其賊有大有小。小之則狗盜鼠竊。大焉者。讒佞叛逆。雖有視而目。鈞是禽獸焉。己。夫國養臣。而家畜狸也。貓乎。貓乎。終夜不交睫。而捕鼠。以答畜養。以報主恩矣。吁。嗟噫嘻。眇乎小獸。可不謂有忠且義乎。而矧國養臣乎。使其有忠且義乎。則讒佞叛逆。狗盜鼠竊。何之有焉。可以人而不如眇乎小獸乎。此乃政事之一端。而教化之一助也。聊書以戒世之臣子。

歎昔賦

歎曩昔之曾遊兮。衣青衿以近仁。奉家訓以挾策兮。問文章之精神。學靡沒而志銳兮。厠益者而日進。欽切磋之有益兮。雖小成猶未振。心純麗而不滅兮。遭損者而淪之。忽犇兢而浮華兮。不皦皦其然否。泥塗人之耳目兮。肆夸毗又以欺。弗內疚以省警兮。漠養癡而弗思。分損者之才。謂兮。賊驕志而過之。何益者得退兮。台不逮而見疎。歎四序之不居兮。身溷濁而獻歎。覩文淵之滄滋兮。遂自惡而沈陰。嫉沒世而不稱兮。歎潛心之不深。台無識而不才兮。使遺體爲酒徒。焉劇情而抽思兮。恬僻情而不夫。獨次且而却武兮。使益者而無扶。聞丘明爲盲兮。苟卿廢於蘭陵。湘纍投於汨羅兮。孟軻辨而超桀。不喻魏惠與齊宣兮。世孰離而稱之。虞爲愚而弗庸兮。百里虜而有智。筦仲焚自穢兮。桓公遇而心醉。委政柄而爲之拜兮。張四維之大義。思賢者之利罔兮。稱亞父而無貳。或賢者而不知兮。或守株而不疑。或眊曠而暗文兮。眩卑陋之燕辭。璞與礫其磊砢

兮孰彫琢而別之。何卞璞之晚剖兮。白圭歆而為玷。諒世不嘗而壅蔽兮。使燕辭而燄燄。自世人之暗文兮。謂美玉其不可佩。思光采之烜赫兮。燕石襲而自愛。雖有崑崗之美質兮。周客入以自代。願湛思以嗽詞兮。得幹旋之為意。文章觀之火明兮。如積薪之鑽燧。釋干戈而戰鬪兮。無紀律而為師。釋金鼓以進退兮。無步伐而自備。背法度而文拙兮。辟與此其無異。寧駢四而儷六兮。恐燕穢之有再。不卒業以知瑕兮。歎作文之不粹。

哀伯賦

文歷年十六七。從家兄游。後為西尾文學。

初余忝承先君子家學。先君名某。字允父。號從家兄礪石先生而游。家兄名某。礪石。謚曰。每夜同讀楚辭文選。乃考王逸及六臣之註。當時文房。查則讀華本前。楚辭文選。先君自旁觀之。大喜。先生戲書屈原九歌。以貼摺屏。家兄乃書命文。時或兄唱弟和。以為娛。蓋先生夙有騷賦之癖。爾後多事鞅掌。未及作騷賦而沒。先是姪文驥寓余塾半年。持余所著歎昔賦而歸。客歲癸卯三月。文驥來寓。先生讀之稱善。于我。秋八月。還越。藩云。

貽書曰。吾始聞大雅之音。余哀慕之餘。有感往事。因取騷賦讀焉。猶遺音殘耳底。遂作斯賦以哀之。嗚呼。先生則亡。誰復謂大雅之音乎。其辭曰。嗟天之命靡常兮。書曰。天難。誰命靡常。何伯氏之永訣。余睽離而相失兮。方仲夏而離巖。音孽。愛也。屈原問曰。卒然離。舍鳴鷗而就絆兮。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文虎辭。家兄而仕西尾。故云。遵三河以留滯。離鄰下而違養兮。午之暈君以逝。家兄以二端午沒。故云。九時露。墮而雨先。蓋兮。○蓋。覆日也。暈。陰風也。九辨曰。露墮而莫。前櫛。櫛。而梅子黃。前。一作。練也。櫛。櫛。樹長貌。○宋。蟬。家。漠。而失聲兮。九辨曰。蟬。家。漠。無聲。句本于此。宋。玉。言。秋。玉。九。辨。前。櫛。櫛。之。可。哀。蟬。家。漠。而。失。聲。兮。氣。之。候。故。作。無。聲。蓋。家。兄。沒。時。梅。雨。之。候。也。故。作。失。聲。以。言。其。悲。哀。之。狀。蜀。魄。凋。晰。而。盡。傷。蓋。傷。書。韻。騷。旅。而。無。親。兮。韻。騷。旅。而。無。友。玄。仙。匏。係。其。焉。如。而。宅。陶。又。曰。穆。天。道。其。焉。如。向。秀。思。舊。賦。曰。骨。反。獨。立。貌。張。衡。思。玄。仙。匏。係。其。焉。如。而。宅。陶。又。曰。穆。天。道。其。焉。如。向。秀。思。舊。賦。曰。賦。曰。韻。騷。旅。而。無。友。玄。仙。匏。係。其。焉。如。而。宅。陶。又。曰。穆。天。道。其。焉。如。向。秀。思。舊。賦。曰。其。焉。如。伯兮。眷。顧。猶。父兮。伯兮。詩。何。溘。然。而。棄。予。望。桑。梓。而。大。息兮。涕。滂。沛。其。若。霰。哭。一。至。以。九。慟兮。賦。曰。神。一。夕。而。九。升。句。本。于。此。二。句。○。司。馬。遷。與。任。少。卿。書。曰。腸。一。哀。懷。君。而。不。復。見。心。營。臺。而。不。儻兮。賦。曰。心。蒙。瞭。猶。未。察。醫。書。外。臺。秘。日。而。九。迴。

時。何不不奔喪奔喪。喪。致至誠其無知。諒骨肉而同胞兮。若魂氣無不之之。禮弓曰。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左又作無所不之。

文敏先生文集序

非才之難。所以刻意於文寔難。宋歐陽三蘇王曾。雖巧乎文。其語不類於古。明李于鱗。剿襲古辭。其言固非其言。凡此諸君子。才非不足。其唯患其才之多者。而刻意於文之不易。不其然乎。家兄先生。自幼有才。初染指明文。後幡然改轍。此其刻意於文之徵可知已。儻充其才之美。得以肆力於文陣。則破堅策肥。逐鹿中原。直與韓柳二公駢武競騖者。必矣。如歐蘇諸君子。當逡巡宵遁耳。而先生以刀圭為務。其術精良。大行其藩邦。不遑及斯文。抑亦才美不外見者。先生耶。顧夫近世文人。陳腐入其膏肓。片言隻辭。未嘗其口自出。如雜抄然。即以是為文。既非韓柳之法。又異乎秦漢之遺。其所藉於口者。左氏司馬班固亦安如此。其然哉。此乃先生之意。而先生之有目。豁然不可揜矣。先生嘗謂文虎曰。兒

文驥稍長。待四三年。致仕。欲以刻意於文。厥後二年。先生沒。卒不得窮其文思。意其大才。非獨刻意於文之難。然其結撰。復出乎近世文人之右。而斐然文章。可以觀焉。後之讀先生之集者。亦知其意有在而可。夫先生生於於越。於越之為州。所謂千乘之國。四塞之地。陰負白山。陽抱滄海。蓋其淑靈和清之氣。磅礴鬱積乎天地之間。屬之於先生。有若大才歟。乃其術之精良。在口碑而不朽。其文之具體。貽後昆以不朽。實海內之人傑哉。先生所著。不宿稿。姪文驥。勉纂修。僅是集己。其它散逸。殆不可搜。文虎出仕西尾。不贊成其事。謹序以言其所。以刻意於文為難。且申明先生之意。天明五年。歲次乙己。春三月。

題端文仲書畫卷

端文仲。隱者而有名。蓋文仲雅工詩。故文人韻士及善畫者。莫不與之交。文仲遍乞其書畫。為卷以自翫。則世上紛華若嚼蠟。乃瀟灑之風。可以想。夫隱而有文者鮮矣。它日太史氏修史。則以文仲為隱逸傳之魁。

藩主二小書跋

一四

藩主嘗作二小書。文虎謹藏巾箱久矣。近見文仲所輯書畫卷。感其高尚之風。因慨然歸之。方今藩主爲京兆尹。任重職劇。豈以瑣々詩書求名高者乎哉。寬政紀元亡酉二月。尹府文學丹羽文虎謹記。

上唐橋菅公啓

恭惟聖廟稟質神聖。上啓千載。令緒創業文章。下牖百世。凡民冠冕相承。世掌絲綸之美。文采殊麗。日裁瓊瑤之章。美人咳嗽。落片玉於草間。驪龍睡眠。獲尺珠乎領下。帝所鈞天。不夢忽徹。耳底鄙野。巴調無倫。敢聞閣下。芹曝爲獻。叨擬觀鳳之喜。江海納污。庶免相鼠之誚。謹啓。寬政改元。春三月。

山室士錦妻墓記

山室之室長尾氏。名某。年十九。配士錦。其性柔順。其行貞淑。瑟琴克翕。生三女。二女先天。一女幸存。尙幼。某年月病死。年若干。葬於越之府中蓮昌寺。士錦名

駿。與余兄弟自幼友善。因銘其墓曰。命不永。先良人。貞而淑。婦之真。

上藩主牋

鼎鼎之任。我公以才德當國。斯天下大幸也。敬此奉賀。而天下亦大矣。萬邦具瞻。其責又亦大矣。唯是我公所熟知。而百慮無一失。則可謂小人過慮耳。曩在京臺。辱拜青綺之賜。而東北一別。望吾桑梓。攀其墓樹。告以我公恩遇。乃考妣亦當感泣於地下焉。近還西尾。則邦大夫奉命。又加賜班一級。特賜特恩。亦又莫大焉。謹茲奉謝。白石筆語。近有新刻。敬獻一本。又帝範譯註二卷。併獻。蓋其文字可議者。謹注上。伏請爲天下蒼生自玉。己酉五月十五日。

上藩主

恭惟我公西上。復入京。出浪華。經南都伊勢。徑暫入藩。其巡視之勞。何如哉。况四方具瞻。當路之任。豈其容易乎哉。小人方在病褥。不能造朝。故力疾削牘。敬賀。而小人病頗劇。藥餌有靈。二豎戢威。忽聞高駕入城。欣抃恭喜。頓倍起色。何

一五

翅陳檄哉。後日五馬將東。吁嗟。我公之來也。不能奉迎。我公之去也。不能奉送。亦命矣夫。不堪悵然。今吾養痾藩中。非有親戚舊故。唯是吾所懷。則我公一人。苟思其情。豈不大哀憫乎。病裡草々。惶恐。

臣於經濟。乃一二有見。然凡庸暗劣。何敢輕言天下之事。是以默而不言。乃慎之至也。故不錄上。亮鑒。己酉七月朔。

奉報藩主

嗟吾在藩而臥病。固無親戚。而憫我者唯我公。不遐棄。賜書以問病。是所謂起死肉骨也。盥漱捧讀。頓有起色。不亦宜乎。敬謝曷罄。力病作報。不能多及。萬賜海涵。明朝五馬將東。不能挽留。別後明月在天。而照兩地之情。

另啓。大坂中井子。小人舊識。四月之初。到大坂訪中井。而其妻死。將葬。以故通刺不面晤而去。近日修書中井。以傳盛意。請姑待之。七月二日夜。

中元夜吟引

己酉夏秋之交。余臥病在蓐。而諸子來訪。余謂之曰。吾友端文仲。及六如上人。託身隱逸。恣情風月。蓋其意以爲。賞月莫佳於初秋。即其所著葛原詩話引楊誠齋之詩者是也。余亦左袒其說。況今年。閏在六月。則中元佳期。固其所也。乃賞月成咏者。水野遜。山下淳。本間鞏。與余不佞。四人而已。病中一適。是且足矣。因書。

上大執政主公

世雖昇平。其當路亦難哉。端委廟堂。而百揆克協。事何容易。當燮理稱厥職耳。曩所徵經國一事。密室秘錄者。凡二卷。函封奉上。其書不使人視之。亦未嘗語人。所謂溫室之樹不啻也。唯是才拙識闇。其意迂濶。何益於事情。胡盧固其所也。死罪死罪。賤恙尋瘥。眠食復常。勿紆高慮。浪華中井善太。深感盛意。其答我書及詩文。附上。惶恐。己酉九月十四日。

尹臺好問錄序

天明丁未十二月。國家擢我公為京尹。明年戊申二月朔。京師有災。洛中焦土。於是。我公聞其變。直入京師。寓洛東高臺寺。克修庶政。是以災後人民不離散。遂營居聊生。十月。尹臺新成。我公移居焉。余亦西上。每蒙延召。答其顧問。大有大舜好問之風。其明年寬政改元。己酉四月。我公東朝。入為閣老。而余歸藩之後。養痾在家。病間深感。其好問。雖甚盛德。恐其或湮滅。因記其數條。乃題曰。尹臺好問錄。欲使後之人。知其風裁也。蓋慶元以還。京尹之有學識者。唯我公一人耳。嗟。蕩蕩之言。我公是詢。於是乎書。寬政紀元冬十月三日。

上大執政主公府下

日蒙命而言經濟者。封事二卷。秘錄拜上。想當達耳。唯是妄言。不可施今世。深可悚息。間嘗竊取尹臺所討論者。而錄為一卷。名曰好問錄。蓋其大意雖不異。而少加潤色。夫矢口與載筆。有所不同。故辭有潤色。足以達意。語曰。辭達而已矣。其斯之謂歟。斯書亦頗秘。而時々獨覽。以懷主公耳。今獻一本。不知主公

亦省覽以懷我否。嗚呼。尹臺中之事。已落夢境。即草斯書。追憶既往。亦復一適。主公以為何如。惶恐不備。己酉十月十四日。

南山紀行序

南山之隸。紀州。固已著矣。蓋南山。大師創披其榛棘。以為福地。而入定焉。乃賜弘法之諡。加大師之號。民訖于今稱之。故奉香火者。肩摩踵接。絡繹不絕。實海內無其比。是以其僧徒亦大富且驥。今謂之金山銀窟亦宜。是豈山之有靈乎。其已著者。固大師之靈必矣。然山川之秀不鍾。而金銀之氣既盈。是豈大師之靈其然哉。余有登陟之志。猶不果。我無緣于山久矣。抑又山之無緣于我耶。紀人崖生剛先。有濟勝之具。因留三閱月。以文紀其行。以詩紀其境。於是其嗣弘美。釐為卷版之。版成。千里寄示請序。余未嘗足踐其地。則不能一二叙其勝槩。果哉山之無緣于我也。幸剛先氏。錦綉彼山。舖藏彼勝。今讀之。如目睹。乃詩若文。是且足矣。况南山大師嘗學于唐。而有文筆之稱乎。則其靈亦或厭其銅

臭而欲文其福田乎。弘美之有此舉，亦得哉。斯卷弘行，亦大師之靈，豈不其然乎。而其文之造詣，在讀者當知之云。寬政二年庚戌春社日。

書先兄文後

予適越，謁父兄之墓。一夕宿故人室士錦家。蓋欲俾予手書其尊考碑文。藏之其家。而歸藩之後，有病不果。病差，職事執掌，亦不果。既一年所，近託家姪，屢請不已。予食言之罪，自貽此憂。仍偷一日之閑，揮寫以贈云。人孰無父兄。予豈漠然。即碑文，先兄所撰，非翹負罪故人而已。士錦一味孝心，慕親於數十年之後，則必當泣而藏之。庚戌春三月。

上大執政主公府下牋

春來夏初，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是自變理之化。政切瞻仰，因憶曩在京臺，談及國史事。而我公入為閣老以來，吐握無閒，故未嘗及。大日本史繕寫之役，耶。小人不自知其量，有私作畧史之志。是以敢瀆問云。仄聞。世子既長，好馳

馬試劍，不堪敬賀。若夫學問之業，自古以父教為善。雖然，我公總大政，何遑為善教。乃區々私心，窃以此為憂。伏惟照鑒。庚戌四月。

蠡子傳

自序傳曰：維此君侯，壬癸就國。曾是好學。古訓是式。嗟予小子，叨膺曳裾，待以良史。期以遷固。維夏徂暑，聚蚊成雷。命為之題，以試其才。謹此授簡，不敢辭讓。作蚊子傳七百四十餘言。大夏祝融帝，初以仲呂公為相。其政始尚猛，其威稍熾。後徃賓公林鍾公為大臣，專用事。布令如熾，威權炎烈。百姓皆如坐火山。而有蠡子者，為人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酒肉，常甘人血。如噉蔗，慘刻酷虐，不可勝數也。二公以為賢，大用之。故附二公炎威，生毛羽，得以毒痛四海矣。蠡侯戴惠文冠，乘雌馬。從者十二，足將入朝。遇諸塗，畏馬而反。遂螫之，輒斃。諸侯大畏之。雖則畏之，即其來也。頃刻而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其垣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唯人之肉。主人被創，鐵城深塹，不足以守。甲兵百萬，不可以誅。孫吳不

知計所出。韜畧之術。何所施。列國束手。莫之敢禦。於是橫行天下。聚徒不知其幾萬億。焦螟氏阿意以抵睫。小蜚氏諂而伏翼下。常佐蠹子。其徒每夕不期霧馳。闕如虺虎。殷如噏雷。直入臥內。咬人吮血。以爲戲。百姓不堪其苦楚。雖曰如之何如之何。則未如之何已。獨其性惡烟。以故比屋連甍。火薪薰烟以禦焉。或垂幃而防之。乃得少就睡。而姪賓林鍾二公不之禁。帝亦未之寤。帝老讓位。壽收帝即帝位。遷都西郊。改國號曰大商。乃二公以酷暴落職。以夷則公爲大臣。有詔。政尙肅清。然夷則公狃舊弊。有苟且之政。而其炎未祛。猶以蠹子爲賢。夷則公爲相一月。蚊子猶暴虐之未已。南呂公深嫉之。遂具狀以聞。帝震怒。以姪賓公不之先以聞。奉職亡狀。免黜。更以南呂公爲相。詔曰。俾罔遺種於此商邑。南呂公奉詔。左執金鉞。右執白旄。使刑官諸吏分捕。無少長。誅之。無有噍類。金風氏肅殺氏最有功。於是天下不復聞其聲矣。而政令尙寬。一洗舊炎。諸侯安眠。百姓聊生。如始脫火坑。百姓歌曰。炎々爰徂。蠹受天誅。其政清涼。百姓其蘇。

子牙子曰。歲癸己。游事西丘。一夜枕上聞喊吶之聲如雷。乃睡中驚以爲賊來攻。恍惚之間。欲趨造於朝。以爲帷幄之臣。與聞其處置。俄然覺。徐聆之。不鼓不驅。又不有金鐵鏘々之狀。殆將誤大事。時方丙夜。四無人聲。聲在室中。始悟是聚蚊之聲也。余酷畏蚊。不堪其嚙。嗚來。利嗜習人也。乃私心竊疑之。吾事親不。如江革王祥。則天使其譴責。其不至孝之罪也。雖然。戶簇家聚。則此中豈無孝子順孫乎。蓋三河之地。固多蚊也。吁於其文也。虫而有文。曰蚊。夫虫而有文。何困人之甚耶。

鴻臚日記

寶曆甲申春王正月念日晡時。韓航入浪華之河口。四更宿城西之鴻臚館。政府知縣各二員。及岸蟠侯。朝服以待焉。云。夜中官下官頗暴輻。所給奴僕。不耐其譴責而去。官長憂之。文虎建議。作令數條。遲明。使知事懸之。各官厨房。於是韓人肅然。官長褒賞。文虎至矣。凡韓使往來。出入朝夕。奏三弦樂。朝鮮樂名其樂也。

參雅俗文武。以爲通用之樂。又出入朝夕。有砲震。正使三發。副使再。從事一朝夕亦發。

二四

二十一日。國家有燕饗之禮。自午至三更。對馬侯岸蟠侯。及政府知縣各二員。與三使有主客之禮。初政府欲出饗堂。以延享無此例。疑而不決。官長質問諸文虎。文虎建議曰。天和中。有此例。何以正德延享爲斷。且也政府公與韓使。有主客之禮。固其所也。復奚疑。於是議定。遂有此禮云。此日。朝命賜韓人一行臥具。各有差。又命監察使淺田大巡察鴻臚。日一回。文虎以有饗禮。不敢見彼學士書記醫員數人禮也。

二十二日。紀藩使守邸吏。賜韓使海鯨野豬肉各千五百斤。如延享例。中官下官欲出門。官爲之闔門。文虎謂官長曰。韓人道遙于門外。以解旅悶。是可憫焉。其走者。欲到港口船也。不然則或到對馬邸。是可恕焉。日也。雖遁逃。音吐不同。誰能容之。抑何不寬大耶。官長笑曰。誠然。自是不闔門。韓人得便。此日文虎

與學士書記唱和。俾友人子弟通刺韓客也。文虎又與寫字官書員良醫員相識。筆語頗多。

二十三日。西政府公有喪。不入鴻臚者二日矣。此日。學士書記設詩筵於饗堂之傍。與都下人士相唱酬。獨退石有病。故不出。夜。文虎與學士書記筆語最多。渠問以東方中古以來學術文章之變。文虎答之甚詳。渠又言及韓國之事。相共討論千古。其論有可觀焉者。元玄川奪去。故不錄。惜哉。初更往。三更去。適默齋亦至。有贈詩一再。有和默齋述。此夜始謁韓國王子。以締交。惟三使以王事未竣。不接見。

二十四日。學士書記與諸人唱和。如前例。其夜文虎至局。時有侍座者三四人。有筆語。無唱酬。偶有官事而去。此日。與寫字官醫員有筆語。

二十五日。韓人行裝忙甚。官禁出入諸局者。獨文虎得入焉。有筆語。其夜有官事。以故不到學官局。

二五

二十六日。韓使將發。即謁學士書記于官舍。秋月贈摺扇以爲留別。嘗稱文虎以入中之龍文中之虎。即自書扇面。文虎作詩以謝。渠欲與文虎同車。以吾國家無此例。固辭。亭午。韓使出鴻臚岸蟠侯送之門。政府知縣各二員送之江上。而對馬侯爲鄉導船而官船安國書轎者爲先。三使次之。凡四艘。它以鍋島侯之船及商舶給之。凡若干。車上。事詳官簿官命文虎等護送焉。文虎作詩以投之舟中。夜到正使之船。與秋月龍淵有筆語。已而別。乃使一小童萊山到余舟。余作詩以贈小童。小童拜謝而去。

二十七日。文虎到國書轎之船。與寫字官良醫柳營將驩。有唱和。各自書鴻臚典翰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以贈焉。晡時至城之淀。乃悵々而別。

二十八日。文虎還浪華。自初祇役鴻臚。朝服以不寢者十有餘日。凡事一唯延享之例是從焉。事詳官簿文虎參考天和正德二例。頗有更張。以寬爲本云。

鴻臚館典翰記

鴻臚撫華上乾

鴻臚典翰源文虎子牙著

至大坂城入。去江戶人。員數

三使道 上々官三員。上判事三員。製述官一員。上官三十二員。次官十一

人。內理馬一人先去。中官百四十四人。內小通事一人先去。已上三百六十五員人名

留船人數 次官二人。中官二十七人。下官八十五名。已上一百十四人名。

甲申正月 日

上々官

崔 知事

李 同知

玄 同知

余忝典翰于鴻臚。喜而作

本是朝鮮周職方。今春聘使入華陽。故人欲識吾消息。新佩鴻臚典翰章。

贈相國寺膽公

禪客無心絕世塵。人間同慕淨名身。錫飛佳麗江南地。應度三韓化外人。

和謝子牙惠韻

儒雅風流本絕塵。官途鞅掌共容身。應憐此地接韓客。大筆聲名自有入。

韓客至

昨夜韓航入攝津。騷壇盟主屬何人。佩章不羨蘇秦印。獨領鴻臚館裏春。

席上和源鴻臚韻

秋 月韓人

第一名都問攝津。浪華金舶更鮮新。人中龍是文中虎。山水東南自有入。

席上次走和源典翰韻

龍 淵韓人

長風錦帆涉滄津。春色名都幾樹新。始識東南文會盛。一牀相對四方人。

和源典翰

玄 川韓人

虹橋三百臥江洋。煙樹家家霽景新。藍玉合珠多少彩。賓筵終夕對騷人。

次源典翰見贈韻

退 石韓人

彩艦春風繫木津。難波橋外物華新。今君倘識同胞義。一席文盟二國人。

呈韓學士南先生啓

二國視魯衛。時脩狎朋之事。兩君約兄弟。世締善隣之好。僊槎東來。直破鯨海之波濤。儒士西迎。欲爲龍門之子弟。萍水相逢。悉是傾蓋之歡。縞紵相屬。奚翅壺簪之樂。恭惟三韓學士南公。惠邵望尊。揮翰文思如泉。日本小臣文虎。才拙行穢。擗管醜態滿紙。徒投木李。聊以寓烏鳥之私情耳。幸報瓊瑤。永言拜桓袞之厚賜云。謹啓。

贈南學士三書記

天塹茫茫滄海東。兩邦締好使查通。釜山弭節堯封外。奠水維舟禹鑿同。中選文章八道萃。入神詩賦一家風。莫言腰下無龍劍。紫氣直衝牛斗中。

右和成而淨書未至故闕焉

席上贈源典翰

默齋韓人

三〇

和國繁華大阪州。詩筵通敞入雲樓。南來歷數文章士。君是騷壇第一流。

和默齋韻

相逢下榻是南州。不羨仲宣裁賦樓。交熟斷金韓國士。論文秉燭自風流。

再和

默齋

仙舟春繫浪華州。主客詩談簇畫樓。忽遇詞人源典翰。從容文雅美風流。

重慶默齋韻席上

鷁舟暫駐攝津州。此夜論文在一樓。誰識東南離別後。濯纓濯足漢江流。

代劉童子呈南學士

錦帆遙度浪華濱。萍水相逢慰我神。請看江南梅已發。與君欲折一枝春。

余代劉童子之作也。童子名岑友。小字一臧。族大家氏。蓋東漢之後。

即余之門弟子。請學士和之。

贈劉童子

鳳雛毛羽映湖濱。玉雪爲肌秋水神。一樹絲桐勤愛護。劉家元有別般春。

弇老姑蘇卷軸跋

蓋荆璞有陵陽而後。天下悉知其價。抵連城也。物皆然矣。大阪行家千庫路卿。藏弇老姑蘇十景詩久矣。人之無識。或以爲燕石十襲。路卿恨世無陵陽云。寶曆甲申之交。高勾麗來聘。正月念日。入浪華。二十三日。學士書記設詩筵于饗堂。傍於是。都下縉素。通刺而麇至。唱酬終日。要亦太平之盛舉也。路卿亦齋姑蘇卷軸來。南學士時韞。一觀之而爲真蹟。稱之不已。翌日之夜。時韞進。正使相趙公。公亦以爲寶玉。時韞好事之癖。一臻此耶。嗚乎。斯卷軸幸遇時韞。而其價方貴矣。時韞亦陵陽哉。路卿之喜。其可知也。文虎忝祇役鴻臚。故時韞使文虎作跋。文虎亦爲路卿綴瓊言以歸之。歲甲甲正月。典翰源文虎書於鴻臚館之官寓。

南學士惠扇詩以謝之。

三二

忽見秋霄月樣開。仁風滿座又雄哉。殷勤題去數行字。不是人文龍虎才。

扇面有源典翰人之龍文中之虎十一字。秋月自書以稱文虎也。故及之。

贈南學士成書記并序

僕與南學士成書記辱下交。臨別不勝戀戀之情。欲同溯淀流。乃請之官。官允其請。俾僕奉送使槎。雖然。小舟猶在鷁首之後。以爲恨。故賦一絕句。投贈之舟中。以代面云。

解纜泝流青翰舟。櫓聲過去難波州。蓬顏咫尺無由見。從與鄂君同旅愁。

萊山童到予舟。書舟人扇面賦贈。

相遇扁舟與。獨憐美少年。數行題扇面。知是換鴛篇。

澱江舟中呈景齋梅窩。

誰言兩邦天一方。仙槎今度淀江陽。東行從此相逢士。應識三韓有歐黃。

二

鷁舟直向淀江涯。離別預期相遇時。正是桃花三月節。蘭亭序就振文辭。

敬和源典翰見寄之作

景齋韓人

名擅詞壇有大方。片舟相逐語斜陽。襟期說座難爲別。河上春風日欲黃。

同

梅窩韓人

詞源滄海渺無涯。大坂城高併一時。欲報瓊琚無長物。強將毫牒綴荒辭。

贈韓人張生

千年再見張飛才。慷慨悲歌氣壯哉。大國即今先生在。明君何棄棟梁材。

贈韓客

奉使當時博望侯。善隣何有廟堂憂。到來龍節青藍隔。過去鷁舟黃蘗州。鯨浪夜驚千里夢。鶯花春動兩年愁。相逢欲按雌雄劍。白璧斯行莫暗投。

三三

筆語八人

製述官南玉。書記成太中。同元仲舉。寫字官洪聖源。畫員金有聲。良醫李國佐。理馬張世文。小童萊山。

鴻臚撫葉坤。

鴻臚典翰源文虎子牙筆語

問

南玉

聞居越前。距此幾何。

答

文虎

距此六百里。即中華里數。

又

南玉

任官而遊耶。為迎聘而來耶。

答

文虎

僕客遊于浪華有年。幸奉命官府。以祇役鴻臚館中。

又

南玉

貴庚似甚妙。

答

文虎

賤庚在刺。足下何其疎也。

又

與龍淵間一歲。

稟

文虎

這箇親友片猷。左洵齋震呈諸公之書詩也。幸賜瓊報。甚望甚望。

復

南玉

貴友之作。當一一步呈矣。

稟

文虎

傍人有介僕以乞扇面之書者。換鷺之妙。可得觀否。

復

南玉

僕不喜臨池。便面之索。難副。

問

成太中

此地有獨嘯菴。永富鳳者云。足下知之否。

答

文虎

客歲獨嘯菴卜居於此地。不佞未有一面之素。

問

成太中

聞是文章士云。可得相見否。

答

文虎

如其文章。則吾不知矣。渠不欲見韓客。其友來云。

問

成太中

其友亦文章士否。

答

文虎

渠所交。何皆文章士。

送南成元金四公序

朝鮮之爲國也。自箕聖創制作。乃禮樂文物。燦然云備。爾來禮樂中淪喪。其邦分崩離析。或三或二。久而又爲一家。禮樂復興。蓋爭奪之迹。雖聖人之邦。自古有之。何止朝鮮哉。獨朝鮮禮義之國。而古之魯國不啻也。厥善柔易教之俗。誰昔然矣。故獨先清朝而致治。不翅清朝。又先吾國家而致治。于茲三百七十有三年矣。中葉吾猿面氏之寇。本出不虞。維暴之云。豈謂之朝鮮治弛而可哉。即我大和。自日雲氏訖于今。數萬數千載。雖一姓不易乎。一治一亂。時或有之。自夷變華。自華變夷。未必無也。吾神祖撥亂反正。統一字內。以事一人。顯賢達良。獨猿面之暴。釋箕子之囚。歸馬于富山之東。放牛于圻內之野。棄弓矢。戢干

戈于今一百五十年。而雖朝鮮與吾接壤。天塹遙限矣。乃世航海以締隣好也。兩朝悠久。千萬載不渝。是勿論已。吾聞朝鮮本聖人所封之國也。而高麗之歌曲。傳于我邦者。洋洋乎盈耳哉。自時厥後。其流風遺韻。不絕如綫。自彼太祖康獻王順天應人革厥命。即奉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凡百制度。吾夫子所欲為者。朝鮮已悉行之。乃海內外。未嘗有若此邦也。茲歲實曆癸未之交。聘使來于我邦。於是人皆仰觀其彬彬乎文物之盛也。文虎以獨承之鴻臚。幸一見彼學士書記四公。傾蓋如故。而四公之學。足以率齊民。文足以回狂瀾。詩足以泣鬼神。吾觀厥文章煥發。乃想見彼制度典章。殆如孔聖親施其化者。則所聞厥惟然矣哉。若夫吳札寄慨于觀風。史遷覃思于留滯。况四公於斯行耶。當今之世。文章之士。遊異域者。舍四公而誰居。不壯遊耶。豈與醒寤者同日以論四公之壯遊哉。吁壯遊哉。壯遊哉。余乃謂四公抱壯遊之大志。即彼教化所洽也。觀厥文章煥發。亦可以想焉。故推本其大者云爾。展如之人。邦家之光。則彼邦

之人言誰之懷。故余臨別也。如其戀戀請為韓人割之已。

八家詩集

侯家花

朱門盛醺弄新晴。况復開紅次第明。滿樹春花帶饒笑。嚙枝黃鳥發嬌聲。西園香動杯尊座。東閣興酣詩賦情。有箇招賢飛蓋事。停毫嘗得五侯鯖。

同月

明月玲瓏入高臺。詞臣侍宴與悠哉。影添雲母屏前淨。光滿水晶簾外開。好事登樓廣亮意。風流裁賦謝莊才。更逢千里良宵爽。望裏同停白玉杯。

儒家花

子雲亭外日遲遲。梅樹春風入座時。紙上生香艸玄筆。園中弄色着花枝。絲蠻更賞啼鶯到。斷續不堪隣笛吹。有客載來醇酒興。醉醒何用問吾奇。

同月

秋來書屋轉蕭然。月滿前庭夜可憐。烏鵲尋枝三匝樹。嫦娥竊藥幾年。望高
閉戶先生座。興動問奇諸子筵。賴有箇中能載酒。任他斜影五更天。

村家月

君只一區常鎖門。何來秋色滿田園。幾人留跡蓬蒿沒。三徑就荒松菊存。歸去
陶潛辭五斗。隱淪仲蔚在孤村。誰知月下如霜夕。閒寂寒窗獨對尊。

山家花

筆門圭竇白雲殘。樹樹催花新霽看。風外香從巖岫動。雨餘色映薜蘿寒。隱山
何者誇丹竈。在澗幾人甘考槃。不待武陵源上趣。春光自是滿林端。

同月

薄暮蕭條雲外鐘。亭亭孤月上孤峰。光臨澗底金波起。影滿山中玉樹重。宅只
一區嵐氣爽。居開三徑露華濃。昔時避世陶弘景。清賞此宵何處逢。

漁家花

江上漁家岸樹傍。花開此日豈尋芳。桑村柳浦春爭色。鳧渚鶴汀風送香。釣罷
偏宜開濁酒。望來何妨醉茅堂。盤中况又鮮魚足。無限風光與更長。

同月

秋半暮潮天地青。漁村月朗大江汀。窺窓玉兔來洲嶼。映浦金波流戶庭。獨棹
空明時下網。誰乘夜興更揚舲。垂釣生涯何所似。身是飄然水上萍。

娼家花

東風三月屬娼家。桃李爭春帶晚霞。倚檻心迷凡幾樹。把杯人醉許多花。含情
一顧還疑夢。買笑千金更欲誇。濃黛輕紅空相似。前庭遮莫有啼鴉。

同月

青樓明月與悠哉。一段秋光入宴開。素影爭妍人似玉。清輝勸醉客啣杯。時將
情語魂三奪。更對啼粧心九摧。徒負嬋娟今夜色。爲雲爲雨不知回。

僧家花

花開優曇樹千章。十地春光滿佛場。說法臺邊應作雨。安禪座上定催香。捧來龍女供何待。過去鹿園看不妨。卽色卽空休觀相。此中曠是悟無常。

同月

一白祇林霜露降。空餘皎月映閒窓。真如光豁迷明□。清淨影寒離垢幢。丈室法門元不二。寶珠衣袖更無雙。安禪嘗得醍醐味。却勝人間醉玉缸。

仙家花

百花三月映瑤池。風暖天清日馭遲。青鳥來栖千載樹。丹霞爭色萬年枝。影重上帝金銀闕。香逼真人冰玉肌。玄圃四時春不盡。紅蓮亦是現仙姿。

同月

縹緲乾坤紫府秋。壁門涼月影偏浮。著花仙桂千重樹。奏曲霓裳十二樓。環佩珊珊丹鳳翼。霧華湛湛玉簾鉤。更看白兔銀臺藥。別有嫦娥竊得遊。

越國世子伊豫公有殿上元服之禮。且龍威咫尺。賜盃賜刀。

蓋特例云。虎也小人。忝被齒祿。則不堪齊并之至。恭賦奉賀之詩。

世子入朝班出群。宴開殿上令名聞。冠纓初映昇平日。命服新含闔闔雲。佩劍賜知星斗耀。稱觴座有御爐薰。宗藩封爵公侯貴。帶礪千秋仰聖君。

自遣

三十未有立。又過六年春。思親歸不得。何作倦遊人。
三十未有祿。又是六經秋。子虛薦不得。何着鷓鴣裘。
三十未有室。又逢雁六回。琴心挑不得。何見文君來。

天明丙子朔旦冬至夜集尤得

朔旦逢冬至。預知陽氣浮。風光看欲改。雲物望□悠。自是天正節。時宜漢曆求。
春華先臙動。甲子逐年周。蕙英纔催葉。鸞兒未出幽。月輪生一線。霜色入高樓。
夜半開樽興。醉來吹律留。黃鐘同調在。歌雪共優游。

除夜草堂集

得燈字

四四

堂外園池一夜冰。北風吹盡曉寒凝。天將改歲星光動。窓欲入春梅影增。滿堂情濃開臘酒。三餘業廢對冬燈。諸君縱似龍門客。愧我抗顏非季膺。

夜思

家姪粵南留大藩。長兄江左倚侯門。華陽女子相思否。一夜三飛一夢魂。

秋夜懷女孝娘

秋風孤客髮鬢驚。夜夜倚門情不堪。想像葦葭州上月。清光入夢落江南。

毛巾歌

謝家姪士德氏見贈。天明丙午午南至日。

突兮毛巾頭可安。此物人間所罕觀。人間煖帽何能及。況復可以代儒冠。郭家塾角吾不做。陶令漉酒客可歡。二子風流一時事。漉酒塾角不禦寒。窓外風雪深三尺。禦寒毛巾本別般。莫謂禦寒不如酒。溫酒三杯強自寬。唯酒無量供醉臥。醅醕昏曠書誰看。嘯堂先生獨崛起。頭戴毛巾書可攤。手挑寒燈覺頭煖。書

燈炯炯坐夜闌。何可一夜無此物。三餘修業亦不難。有姪遠致毛巾贈。使我時有起予歎。視予猶父情不隔。千里如見其肺肝。

聞家姪文驥建高祖碑於金津

高祖不祿一百年。玄孫建碑瓜瓞綿。瓜蔓空有生茄子。學業何曾忝祖先。三年病臥吾已矣。千年文章姪勉旃。越藩侍醫兼學業。好奉血食家學傳。

江邨北海七十賀詩

壽席東山遲日暄。花迎飛蓋似西園。賀篇維競中原客。僊酒新盈北海尊。南極星精增歲月。達生春色滿乾坤。頤神耆耋君家事。天賜由來鳩杖存。

奉和冬日郊行

五馬翩翩西尾城。巡城按輿對冬晴。風前沙鳥依洲。霜後岸楓含日明。千里飛雲徒可望。一行歸雁豈無情。游觀有賦殊高調。正是寒郊白雪聲。

奉和獨夜之作

四五

滿地繁霜木葉輕。西風戶外只松聲。飛鴻傳帛非無意。寒月窺窓似有情。可憐
挑燈供獨夜。更驚擊柝警高城。一床孤枕思千里。客夢鈞天成不成。

奉和對雨之作

不是陶潛趣。無由歸去來。松高宜聽雨。菊落只含杯。當午堂偏晦。帶風雲未開。
蕭々金石響。客裡使詩催。

奉和宿山寺之作

布金知幾歲。山遠祇圍寒。月出蓮池淨。霜飛木葉丹。娑婆開士少。雲水客身單。
縱有王侯貴。參禪應掛冠。

奉和平坂浦舟中之作

白露為霜日。蒹葭多少洲。受風知櫓轉。沿岸見楓浮。烟卷滄溟色。波容青翰舟。
無端棹歌發。驚破一群鷗。

冬夜陪筵對月分得二蕭

高樓月一宵。幽賞此延招。拂霧孤輪影。含霜幾樹條。沈吟難匆匆。偶坐奈蕭蕭。
別有連城壁。三冬光彩遙。

同前聞雁得無字

城樓何所聽。寒夜雁聲孤。明月霜多少。白雲影有無。繫帛遙振羽。入詩更操觚。
愛此忘憂物。座容一酒徒。

送道士之松嶋

黃冠乘去白雲秋。環佩珊珊過幾州。十八公洲縹緲色。仙人有待作仙遊。

送子固之京

秋風告別問蓬蒿。好去風城揮彩毫。五日前程從此始。三河行色一何豪。觀公
山捲秋雲出。蟬子家臨關樹高。相約杏園花發後。歸來莫使夢魂勞。

逢俠者

顏色如平日。笑言奚所安。報讎轆轤劍。血纒未全寒。

天明八の年むつきささらぎのあはひに侍る比かけまくも内裏回祿し給ひ洛中やけて野とかはりたりければ龍のきみがもとより

めぐみある君が代なれば春の日にあをひとぐさもえわたる哉春の日にやけののきとすそれならでけぶりにまよふ老が身ぞうき

二首の歌もて申おくり侍る返し

春の日にもえいづる草のそれならで宮もわら屋も烟とぞなるけぶりたつ焼野となりぬ春の日の花の都は名のみなりけり

又おくによみそへ侍る

もししきやふりにしあとをあらためてむかしにかへれ御代の榮は

碓石先生身まかり給ひけるをなげき侍りてよめる

おもはすよ同じ根ざしを五月雨につらなる枝のくちぬべしとは

年の暮方に子を失ひて

今はとてけふしも年はくれ竹のこのひとふしにそむるなみだ□

附 録

丹羽子牙名文虎號嘯堂越前宿浦産乃先人恭齋之弟而嵩山之叔父也子牙嘗在大阪浚廟時韓使入于江戸子牙年二十五奉命爲鴻臚館典翰朝鮮學士南玉秋月成士執龍淵大器之後應聘於西尾侯爲文學自大坂之三河州而居焉旁講醫而不敢處劑所著文若干篇詩若干首及好問錄傷寒論內傳散攷俱藏于家

嘯堂先生傳

嵩山淺野文驥拜誌

嘯堂先生姓源名文虎字子牙越前宿浦人本藩侍醫淺野儒菴第二子也

故冒母家氏稱丹羽。幼而有奇才。遠邁不群。不拘細行。與兄文龍友愛殊厚。日夜相共研究經史。凡所一讀書。輒能誦憶。嘗默寫詩經一部。用相比校之。不誤一字。其強記如此。後遊于浪華。爲某義子。寶曆甲申。朝鮮信使來聘。官使先生典翰於鴻臚館。詞筆敏捷。韓使大稱歎。南玉時蘊贈詩云。人中龍是文中虎。山水東南自有入。我先君瑞源公爲大阪留臺。聞先生博物。屢延請之。約祿二百石聘之。會公薨。時財用大乏。不能如約。半減其祿。而應辟。就藩教授。實安永二年也。世子繼世。無幾爲京尹。時京師大火。後人民殆墜塗炭。先生奉命西上。恩寵優渥。政事無大小。悉諮詢而後施行。故澤遍及於下。衆大喜。時甘露降。蓋其休徵云。居二年。國家召公任閣老。先生亦還西尾。深感公殊遇。著尹臺好問錄。以述其事蹟。其序曰。序略。公欲使先生在左右。而亦慮西尾教授無其人。遂不果。然政府典刑。紀綱機密。必以書牘質問之。先生嘗有上公書。其略曰。仄聞。世子既長。好馳馬試劍。不堪敬賀。若夫學問之業。自古以

父教爲善。雖然。我公總大政。何遑爲善教。乃區々私心。竊以此爲憂。其憂國事如此。天明甲辰。兄文龍沒。乃哀慕不已。遂作哀伯賦。曰。賦略。又序其文集曰。序略。先生學喜徠。然不專主其說。磅礴漢宋。採其所長。又博綜衆藝。自文章詩賦書數醫方。至倭歌唐音。莫不精通。然奉家學。最留志文章。嘗作歎昔賦。其辭曰。賦略。先生天資淡名利。人欽慕先生之德。有所致贈。未嘗蓄積。散施窮乏。家無餘財。弟子或勸詩文刊行于世。先生笑曰。吾豈傲世之啗名之客哉。每一篇成。人輒持去。未嘗留稿。故其作多散逸。而不傳。嘗舉一男。公贈魚爲賀。先生乃名之曰魚太郎。公之意。蓋尊先生比孔子也。人相傳以爲美談。嘗隣寺失火。延燒先生家。先生使僕持一槍。逍遙避之。朗吟一絕曰。北風時借勢。祝融奪弊廬。何厭寒夜苦。無恙腹中書。其懷抱可想見。寬政五年癸丑十一月廿日卒。所著有助語辭。鴻臚日記。尹臺好問錄。嘯堂文集等。未刻云。贊曰。余嘗在京師。京人嘖々稱先君之善政。不容口。願先生有力焉。先生博學能文。近世不

見其比然不好名。又僻在一方。故才美不外見。世人知先生者絕希。可歎哉。雖然。儒者遭遇如先生。可不謂榮哉。

菅是芳 撰

五二

丹羽文虎先生文集 畢

大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印刷

大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發行

著者

著者相續者

發行兼印刷者

印刷所

丹羽文虎

丹羽文治

愛知縣幡豆郡西尾町大字葵五番戸

川住鏗三郎

東京市麹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四番地

秀英舍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二十番地

339
638

終

